

華夏詩叢

紅綫箋

杜 埃



新 世 紀 出 版 社

华夏诗丛

艾青题



红
线
笺

杜
埃

新世纪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端木桥

封面设计：潘晋拔

封面摄影：赵善广

尾花插图：叶夏萌

红 线 笈

杜 埃

✱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江西赣州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印张2插页

印数 1—5,800册

ISBN7—5405—0345—9/1·56

定价：2.00元



作者近照

作者小传

杜埃：原名曹传美，学名曹芥茹，笔名以杜埃为主，还有T.A、拜士、杜洛儿等，广东省大埔县湖寮莒村人，1914年6月5日生。从学生时代开始，就先后担任过《火花》、《天王星》、《华商报》、《群众周刊》、《南方日报》等报刊的编务工作。曾参加左联广州分盟和左翼社会科学联盟广州分盟的各种活动，并为这两个组织的秘密机关刊物《新路线》写稿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曾参加广州艺协的活动。解放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省文联第一副主席，后为名誉主席，并曾为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等职务。已出版的专集有《初生期》、《丛林曲》、《乡情曲》、《花尾渡》、《不朽的城》、《人民文艺浅说》、《论生活、创作和艺术规律》、《杜埃自选集》，以及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《风雨太平洋》三卷等等。偶亦写些诗歌。

序

诗，是年青时代携带我走向追求真理道路的一股强劲生命之力。二十年代中期，我开始热爱郭沫若、蒋光慈热情奔放、充满理想的诗篇。此后，诗便成了我文学生涯中不可缺少的良师益友。疯狂的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我常从《诗刊》及许多诗人的名篇中吸取新的思想、情感、语言作为写作的辅助营养。我从建国前的反法西斯、民主革命年代开始学写新诗，建国后写得少了，多是写些打水诗。自认为“打水诗”者次于“打油诗”也。因缺乏油味，且不讲究格律、诗韵，故我把这部分亦旧亦新的诗称为“打水诗”。究竟这里面的几滴水是泉水、溪水、江河水、池水，我没去分析，心里只有一个希望，不会是咸涩的海水或肮水。而是一滴清淡的水就好了。

老诗人、《华夏诗报》主编野曼同志为出版这本薄薄的诗集，从选择到编辑、出版，给予了很大的助力。在此衷心表示深切的谢意，这事将使我终生难忘。在此，就教于诗人、读者，期待着诗人们和读者们给予多多的批评、指正。

杜 埃

一九八八年十月于广州东湖畔

目 录

南方之歌

栗色马.....	(7)
今夜的星斗.....	(17)
三月.....	(20)
信号.....	(22)
地之歌.....	(24)
南方之歌.....	(27)
白棘花.....	(27)
挂 旗.....	(28)
太阳从西边出来.....	(32)
壕堑.....	(39)
生命的歌.....	(41)
你将看见.....	(43)
绿草地.....	(45)
迎接.....	(46)

海外烽火

访林中伤兵医院.....	(51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纳姑娜湖之歌·····	(52)
夜歌·····	(54)
赠今生同志·····	(56)
别南君、振国·····	(57)
菲岛留忆·····	(58)

平原情歌

请宽恕我·····	(59)
爱的真诚·····	(59)
请赐给一座桥梁·····	(60)

浪潮篇

红线笺·····	(63)
金色珍珠江·····	(65)
美哉柑桔城·····	(68)

打水诗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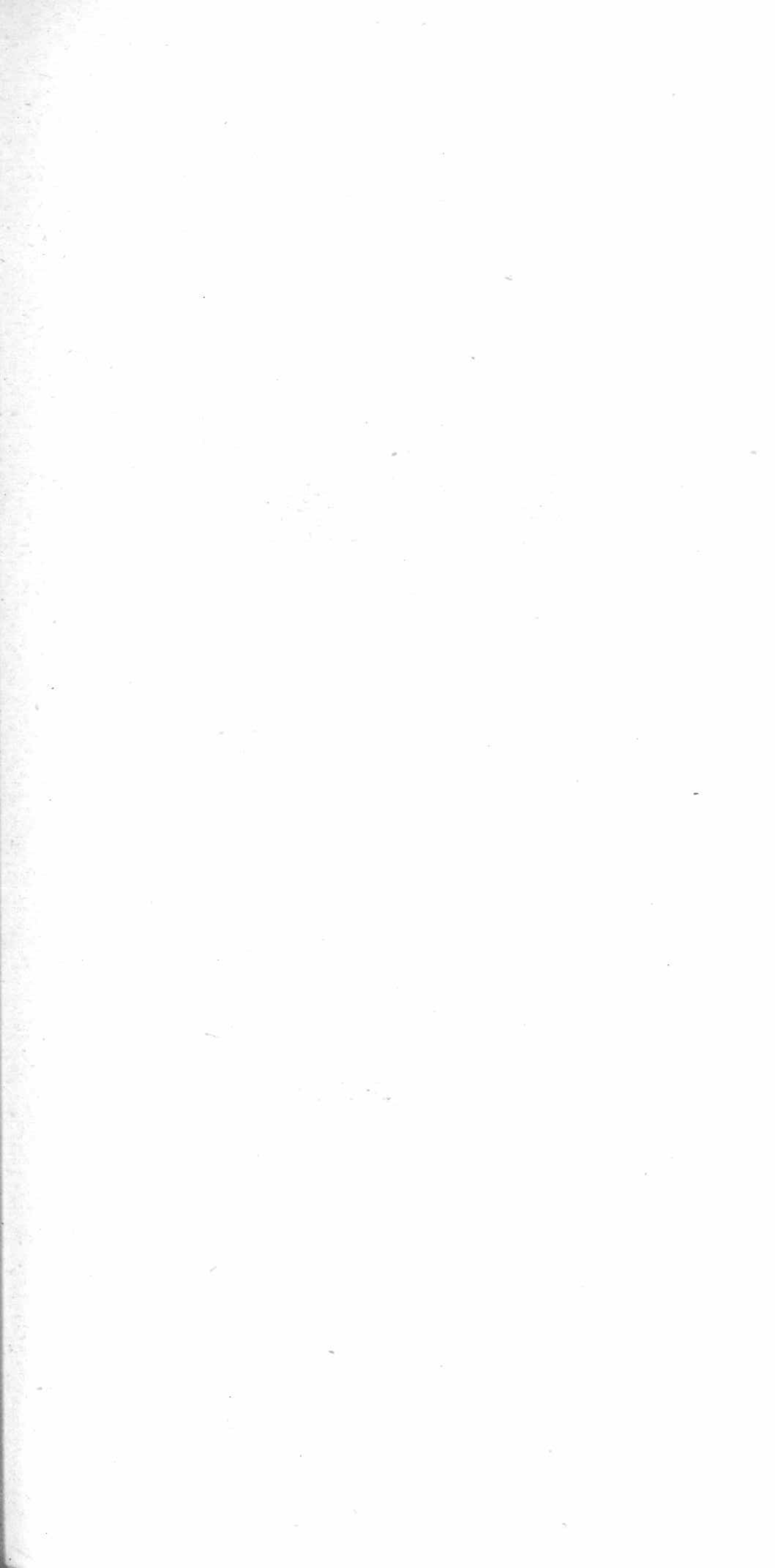
悼茅公·····	(73)
怀念肖殷·····	(74)
狱中的诗·····	(75)
忆饶彰风·····	(75)
赠恩友陈维狄·····	(76)
拟身后书·····	(77)
新加坡之旅·····	(78)

一、狮城·····	(78)
二、梦里国·····	(78)
三、海峡风·····	(78)
四、花园城·····	(79)
访泰、菲小诗·····	(80)
赠东方歌舞团·····	(81)
情凝两地·····	(82)
山中月影·····	(83)
秋思·····	(84)
喜雀·····	(85)
红楼白梅·····	(86)
梅州行·····	(87)
红色闽粤赣·····	(87)
山城大埔·····	(88)
潮汕偶感·····	(89)
增城抒情·····	(90)
情未歇·····	(90)
朱村即景·····	(90)
高州吟·····	(91)
春燕含泥·····	(91)
大树银花·····	(91)
公园之夜·····	(92)
端州行·····	(93)
崇禧古塔·····	(93)

封开绮宫	(93)
澳门涛声	(94)
南崑暑雪	(95)
南海行	(96)
西樵赋	(96)
香山吟	(97)
雨夜	(98)
怀江穆	(99)
南国诗情入酒情	(100)

南方之歌





栗色马

前记：

这首诗写于三十多年前严峻的地下斗争环境中，因为当时党的机关经常转移，写好后只好托一位不知名的女同志代为保存，这位同志曾冒了日寇统治时期D市华侨区几次大搜捕的危险，而没有把它烧毁。D市光复后，通过抗日组织，这诗稿回到了我手里，才知道这位同志叫李启芬。当时侵华日寇尚未投降，而C国的抗日战争已先结束了，广大华侨关怀祖国的大反攻，盼望祖国侨乡亲人的消息，又看到报载“东纵”等华南游击队准备配合国内各解放区对日寇发动大反攻的消息，大家心情很激动，渴望一旦太平洋上交通恢复就要求回国参加战斗。当时华侨社会情绪高涨，因此就把这诗发表在当时的《华侨导报》上，表达海外华侨对祖国无限怀念之情。事隔三十多年，这首尝试之作早已遗失，最近得到一些同志的帮助，才又寻找出来。

（一九七八年五月）

暮春，
踩着泥泞，
象无声的列车，
奔向荒原。

矫捷的，
果敢的人民之子啊！
在凶残的法西斯铁蹄下，
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——
揭杆而起。

百劳鸟，
叫出了兴奋的噪声，
滚滚的东江河，
为子弟兵翻腾。

记得吧！
南国的
闪耀着红棉花血光的
暮春三月的夜间，
你骑上一匹栗色马，
引领着铁的队列，
疾走荒原。

第二天，

朝露湿透军衣，
你单骑回来了，
稳然自信地说：

一切布置好了，
敌人决难近前。

于是，
你刺着马股，
似疾风向另一阵地奔驰。

那时——

你们的队伍，还是初生的幼儿，艰苦地哺育，同战士们吃着七分二钱（注一）一天的伙食；你和你的助手，按照党的要求，不懈地进行锤炼……

你们打开了祖尝（注二）的谷仓，
解决了几百战士的军粮。

你们以少数的部队，
几次战胜了强敌，
人民武装的名字，
象滚滚春潮，
给苦难的人民带来了希望。
你们的人马，
象一把火，

在整幅的大地上燃烧。

三月，
莲花山脚的斜坡上，
热情的鸛鹑，
不歇地啼唱。
我打从另一个游击区转来，
路过你们根据地，
我发现了，
四野的金银花，
在怒放。

啊！

你和你的人马，
活跃在春日里，
满面容光。
你走前来，
拥抱了我，
噢呀！

你的手膀那么有力。
你说部队正在强壮，
我们的根苗在生长，
有了军医院和兵工厂，
还收容了俘虏。
最后你还教我打枪，

然而，你却带着老伙伴的口吻：

“你拿笔要比拿枪强。”

噢，你是多么爱开玩笑啊！正如你我有一次被一位冒牌的“爱国人士”邀去赴宴一样，你在席间对着我眯眼睛，嘲讽那位“抗战官僚”。

西山挂起斜阳，
敌机已经匿迹，
你说正好上路。
我向你握别，
而你说要送我一枝笔——你所意味的一根枪。

但是，不久我要踏上更遥远的征程，当时，急于起行。你听了，来不及送笔，却意味深长地捎来了口讯。

后来，你们的队伍——一支由毛泽东军事思想哺育成长的南国人民武装，却受到国民党“摩擦”部队的包围，你们被迫把队伍撤向山地。那时候，多少枝笔在为人民的抗日兵队呼吁，多少人在惦念着你们。然而，结果，你们却壮